

我們的排長

梁 信·丁 彥 著
魯 穎·曾 儉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
PDG

時間：一九五〇年四月某日

地點：海南島

人物：

某部二連二排長

某部二連三班長

某部一連七班長

胡柄林 三連戰士

范其才 二連戰士

潘超 二連戰士

吳希光 三連戰士

馮祥禮 三連戰士

衛生員

鄺阿貴 瓊崖縱隊戰士

另戰士三名、掌旗員一名、瓊崖縱隊男女戰士若干名

敵連長

敵兵甲、乙

敵傳令兵

景：舞台正面是一道沖積層的弓形土坎。下面（背面）是海岔子，海岔子中間

有一個帶形淺灘，再過去就是海南島內地了。可以看見正面的陸地和山巒接連着右面的大地。

左邊遠處山腰間有敵人的大小碉堡、地堡羣。

遍地是荒草、樹樁，左右兩邊孤零零地立着兩三棵在砲火中頑強生存下來的小椰子樹。

陣地已被砲火轟擊得遍體鱗傷。空氣中硝煙飛舞，海風在長空中怒吼着。夕陽西下了，半圓的月亮靜靜地從山峯中升起。玫瑰色的晚霞被落日的餘暉鑲上了寬寬的金邊，把整個陣地抹上了一層金紅油彩。

這裏是海南島沿岸灘頭陣地，一個突出海岸小小的半島形地帶，我軍某部渡海先鋒營的登陸點。

幕前：一陣劇烈的排砲聲，——熾密的輕重機槍射擊聲，——敵人的衝殺聲，——手榴彈爆炸聲，——敵人潰退時叫喊聲。接着一切復歸於沉寂。

幕啓：潘超已檢查完機槍。吳希光坐在地下喘氣。吳背後的山石上面畫着『正一』字樣，是記載敵人衝鋒次數的。

潘超（以下簡稱潘）：他媽的，這陣子鬧的天昏地暗。

吳希光（以下簡稱吳）：又打退了。（回頭在石頭上的『一』的下邊又畫上了一筆）再加上這筆……

潘：多少次了？

吳：從天亮到現在敵人衝了十二次了，昨天夜裏的還沒算。

潘：嚇！正好一打，可好算賬。檢查下子彈吧。（吳將彈藥箱裏僅有的三十多發子彈倒出檢查。潘脫帽掃去泥土，發現帽子上的彈洞）嘿！中靶不中環哪！

吳：這陣子不定又有誰怎麼的了……。老潘，我聽你們老同志說，有一種人打多少年仗連皮都沒碰破過。另外也有些人，一上戰場沒等放幾槍就……

潘：頭一次上戰場就犧牲的人也有。

吳：（以裝滿的三梭子子彈示潘）就剩這點了。

潘：這都成了寶了。（解下最後一顆手榴彈）我說吳希光同志，你們知識分子想的就是多。我可是沒進過中學，可我打了不少仗，用咱們政委的話說，這叫『人生大學』。

吳：『人生大學』，對，我願意在這個大學裏得到鍛鍊！像今天這樣的渡海戰鬥，將來和後輩談起來多有意義呀！祇是……我想我現在就犧牲了是太早

了。

（潘笑）

你又笑我了，我是說我一點什麼事情還沒做成。

潘：我不是笑話你。你的看法沒什麼不對的。打仗嘛，不是敵人死就是咱們死。不過今天你放心，在海裏咱們沒死了，到了岸上他們更整不了咱們了。

吳：是，我決心改造。……就真的英勇犧牲了也是有意義的。可是，我們還突圍不突圍了？

（胡柄林自左方蹣跚地上。他頭上繫着繃帶，右肩又負了重傷。吳希光和潘超上去扶住他，給他拂去身上的泥土。）

吳：都成了土人了。

胡柄林（以下簡稱胡）：呸！呸！這下子可吃飽了，海南島的土都是鹹的。

潘：不餓了吧？

胡：不，現在可不敢想吃，我的腸子都乾巴到肚皮上了，要開飯得先用兩壺開水泡開了才行。

（衆笑）

（胡一高興，震動了右肩）噯啾……

潘：傷骨頭了？

胡：不要緊。（擦頭上汗，看四外）嚇！這大後方也搞成這個樣子了，沒好地方了。

吳：老胡，你要殘廢的。

胡：是呀！

吳：那將來……

胡：國防軍算沒我的份了，我算完了。

吳：這樣下去怎麼辦哪？咱們還突圍不突圍了？總叫人家包圍着？

胡：放心吧。

吳：有你們我就不怕。

胡：我們算個啥？主要是有二排長在這兒。

潘：誰？慌裏慌張的！

（馮祥禮跑上，他東倒西歪地一直從左向右跑去。）

（胡上去攔住了他）

胡：上哪去？老馮？

馮祥禮（以下簡稱馮）：衛生員！衛生員呢？衛生員在這兒嗎？

吳：衛生員到七班長那兒去了。你怎麼搞的？怎麼啦？

馮：我負了重傷了。

胡：嗯？

馮：我們那邊就剩三個人了，敵人和海水把咱們四面包圍了。

胡：你才知道？

吳：神經錯亂了。

（排長和鄭阿貴自左上。排長左腿已負傷。鄭阿貴着便衣，衆未發覺。）

馮：你們看見了沒有？剛才一次衝鋒，人家上來的人比咱們子彈都多。

潘：結果還不是一樣滾回去了。

馮：打是打退了，可是，早晚，早晚咱們也得完了，全完了。

胡：（大怒，舉起槍托）我揍死你個……

排長（以下簡稱排）：（上去托住槍）別打壞了槍托，值不得，留着打敵人吧。

（對馮）往下說。

馮：你，是——是排長？

排：是我。說吧。

馮：我是說，我們被包圍了。

排：嗯，早就被包圍了。

馮：三隻船，登陸還剩二十五個人，現在就剩十二個人了。

排：你這個統計還不够準確。（嚴厲地）立正！站好，怕死鬼。你看看你那個半

生半死的樣子。(回頭對鄺阿貴)你講吧，老鄺。

鄺阿貴(以下簡稱鄺)：我們那隻船全體同志都犧牲了，就逃出我一個人。

排：啊！是這樣。

(暫短的靜場)

潘：誰？

胡：瓊縱派到我們三連的領航員。

鄺：老胡！你怎麼在這兒？

胡：我們排的船也那個了，在這兒和二連二排長他們會了師。

鄺：(對排)我從海底下逃出來的，天亮前我到了對岸(指台後)就看見你們跟敵人打，可我也不能動了，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天……我要求參加你們一塊戰鬥！

排：不，這兒馬上就結束，這是一場胡裏胡塗的消耗戰，再打下去就叫人家給換光了。

鄺：那你們現在……

排：現在還沒辦法。敵人不停腳的向我們衝鋒，不管怎麼的也得堅持到天黑。

可是我們跟大隊失掉聯絡一天一夜了。大隊昨天晚上就插進去了。我想派你先去聯繫，讓首長知道了這三隻船的下落，省得到處找。怎麼樣？能完成嗎？

鄺：豁着命幹唄！

排：咦！淨豁命那得多少腦袋。

鄺：我想辦法找。

排：對了，想辦法找到大隊，把我們的情況跟大隊長和政委彙報一下。

鄺：那個大個子？

排：對，那個大個子政委。記住，我們是三隻被打沉的船，二連兩隻，十六號和十七號，三連一隻二十號。還有一連派來的一個聯絡員七班長也在這兒。一共剩下十一個人了。

吳：十二個。

排：他（指馮）不算數，我說的都是好人。是天亮前登陸的，登了陸才發覺大隊已經插進去了，這裏又被敵人佔領了。兩面是海水，一個營的敵人死盯着我們。被迫作戰，人，犧牲了一大半，剩下的也一半帶着傷，彈藥也光了。（用鼻孔長出一口氣）不過，沒關係！剩下這些，我一定負責帶出去。

等天一黑我們就突圍！

鄺：是。

排：就這樣吧。

鄺：打算從哪兒突？

排：從那面（指右方）大橋。

鄺：大橋？不行吧，排長。我蹲在那面把這一帶地形細看了一下。

排：呵？你說說。

鄺：從那面看的清清楚楚的，這道（指後方）海水不是正流，是從這面（指前方）

彎過去的海岔子。今天夜裏三點鐘就能退乾。不如等後半夜從淺灘上突圍。

排：大橋呢？

鄺：通是通着裏面陸地，可看樣子一定防守很嚴，橋身不容易通過。

排：我也知道太危險。我已經派人偵察去了。我考慮一下，謝謝你吧，你可以走了。（握手）勝利見。

鄺：勝利見。

潘：再見。

胡：老鄺，左手，左手。（握手）死不了再見。

（鄺向土坎後下）

（排長走向土坎）

排：那一段要從水底下走，小心敵人的封鎖。

胡：見着咱們連的人問好。（舉手、搖手，露出手中美麗的蚌殼。）

排：（指蚌殼）什麼？

胡：爬着沒事，在那邊撿的。（給排長看）怪好看的。

排：這是真的嗎？蚌殼？

胡：我們家叫蛤螺。

排：真能長這麼好看？

吳：簡直是藝術作品。

排：總是文化高一點的人會形容呵。（撿了一對，向胡）給我這對吧。

胡：行呵。

吳：這對給我吧！

胡：這對可不行。

吳：排長要就行。

胡：人家排長就是有眼力，人家就沒要這對最好的。（交給吳另一對）給你這對吧。

排：不過，也吓了你一跳。

胡：嘻嘻——

吳：留着那對給誰？

胡：打完仗寄回家去。

排：是呀，給誰？

胡：給我老婆。

排：好主意。

吳：排長你呢？

排：我？等我找着了再告訴你。（衆笑）怎麼？一談起這個事來情緒就這麼

高！（走向馮）腦袋清醒點沒有？你尋思咱就完了嗎？你說現在是蔣介石

『滴溜』（提着的意思）棒子攪着打咱們，還是咱們『滴溜』棒子打蔣介

石來了？

馮：咱——們。

排：咱們，抬頭！你看看大陸上有多少人口！有多少人支援咱們！

馮……

（衛生員從左方上）

排：告訴你，蔣匪叫咱們包圍了。我們這三、四隻船是叫他打沉了，可是整個渡海先鋒營勝利登陸了！打進了敵人心臟！我們不過是先鋒營的一小部分。戰爭沒有不死人的，也不是打球、跳舞！你的眼睛光看這最困難的地方，近視眼！

（范其才從右方上）

范其才（以下簡稱范）：報告！

排：呵！范其才回來了。

范：遵照命令，完成了偵察任務……

排：你先等一下。（對馮）我實在沒工夫說服你。（大聲）軍衣扣扣好！（轉向

衛生員）衛生員！

衛生員（以下簡稱衛）：到！我都給他們包紮過了，就剩你了，可是繃帶沒有了。

排：先給他包紮一下，沒繃帶我揹包裏還有件新襯衫。（對馮）歸隊戰鬥，再

裝熊我執行戰場紀律！

馮：——是。

（衛和馮退至一角）

排：偵察的結果怎麼樣？

范：是這樣：橋身有兩米寬，一百米長，沒破壞。橋這面有兩個小地堡。那面有兩個破地堡，像是昨天大隊過去打壞的。還有一個大碉堡，估計裏面可

能有重機——

排：很可能。

范：整個看，大概是一個排或者是個加強排守着。

排：這面地形呢？

范：從這兒前進是一段丘陵地帶，過去是一大片開闊地，很難接近。